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七目錄

梁昇卿

古義士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高適

蒼鷹賦

奉和李泰和鵲賦

東征賦

謝封邱縣尉表

謝上彭州刺史表

謝上劍南節度使表

謝上淮南節度使表

賀安祿山死表

賀收城表

賀斬逆賊徐知道表

請入奏表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陳潼關敗亡形勢疏

請罷東川節度使疏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送竇侍御知河西和糴還京序

皇甫冉集序

陳留郡上源新驛記

樊少府廳師子贊

繡阿育王像讚

并序

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皇甫惟明

上龍馬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七

梁昇卿

昇卿開元中爲奉天尉擢侍御史內供奉遷祠部員外郎
戶部郎中出爲廣州都督

古義士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載
所記有國以來事之美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命立
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辭以不嗣遂相與義退遁逃西
周當是時也帝殷不臧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戴於周周

武王秉白旄仗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畧所以龔罰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於時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且夫大運不以時曠達節不以義距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討罪於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志貞也檢身操也建侯戡難不可以闕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敘仁人烈士不先於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

紛綸茂德載在策府則泰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附義
退曰能賢則宋穆之言延陵之行也道無不貴志不苟合
則許由之節伯成之高也慮必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
居夷佚之放也聲垂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
辭也此數公者至於黜榮保讓亦以盛矣兼之固君臣之
分以愛其節曷可以同議也所謂繼之者忠矣杖之者義
矣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
以加百代爲之憲越大梁歲行於是邦遇縣宰太原王公
惠工訓農勸學敬教羣業頓以繫賴四方咨於作則邑臨

未周人悅有化以爲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何以圖
不朽示來者而已遂因閒力考餘時經始是圖敦崇舊規
厥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前載揚懿烈使俊光熊熊彰
紀事也以吾學乎舊史氏請隲其文固不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夷兮殷實荒德莫業於主人神疑兮帝用
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奔義貞名垂兮神農虞夏
氏已沒曷所歸兮斲石千秋聞風規兮

高適

適字達夫滄洲渤海人舉有道科中第累拜左拾遺轉監

察御史元宗西狩適閒道及帝於河池遷御史擢諫議大夫累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召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蒼鷹賦

坤靈繁毓萬象周流綜羣物之眾夥懿羽族之齊侔俱含識與哺啄終愧容於爽鳩散以瑤光之彩來自鍾巖之邱周官以司寇比德漢氏以將軍作儔鈎成利皆電轉奇眸蒼姿疊色元距聯鞬至於長楊大獵雲夢時蒐寒光送曉

霜氣橫秋頓平原而巨弋截洞壑以張罟野霧初霽朝陽
尚早於是排空漢飛絕島奮之鼓之載擊載討凌紫氣而
蔽日下平皋而覆草歸鴻失四飛之路狡兔亡三窟之道
夫品彙之功用之非器至於表德頗亦丰致仙莫過龍駿
莫過驥鵬垂天以圖南劍斷甲以稱利夫其庶類之呈能
未若茲禽之爲鷲固得緇牒再演史臣攸記逐彼鳥雀然
明之對國僞擊於殿上要離之讐慶忌且般樂之遊君子
未適禽荒是戒哲王盛績太康洛汭之表已驚不還李斯
上蔡之門情何更溺覽二君之喪道每觀事其如惕幸免

射於高墉願搏風而上擊

奉和李泰和鶻賦

有序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鶻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爲尚懷知音遂作鶻賦其辭曰

夫何鶻之爲用置之則已縱之無匹懷果斷之沈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銳氣雄而逸貌耿介以凌霜目精明而點漆想像遼遠孤貞深密將必取而乃迴若受詞而無失當白帝之用事下青霄而委質乃順節而勃然因指縱而挺出嚴冬欲雪蔓草初焚野莽蕩而風緊天崢嶸而日曛

忿頑兔之狡伏取高鳥之成羣始滅沒而畧地忽升騰而
躡雲翻決裂以電擊皆披靡而星分奔走者折脇而絕脰
鳴噪者血灑而毛紛雖百中而自我終一呼而在君夫其
左右更進縱橫發跡埽窟穴之凌兢振荆榛之浙漚翕六
翮以直上交雙指以迅擊合連弩之應機類鳴驛之破的
豁爾曾臆伊何凌厲以爽朗曾莫薑芥豈虞夷險之怵惕
觀其獲多不有得用非媒厯閭闔以肅穆翊鉤陳以環回
幸耀光於蒐狩承翦拂於樓臺望鳳沼而輕舉紛羽族以
驚猜路杳杳而何向雲茫茫而不開鶯出谷而徒爾鶴乘

軒而何哉彼懷毅勇軾軻而棄置胡不效其閒關而徘徊
爾乃顧恩有地戀主多情念層空而不去託虛室而無驚
雅節表於能讓義心激於效誠勢愈高而下急體彌重而
飛輕戢羽翼以受命若肝膽之必呈嗟日月之云邁猶羈
縻而見嬰別有橫大海而徑度順長風而一寫投足眇於
巖巔脫身逸於弋者冰落落以凝閉雪皚皚而飄灑諒堅
銳之時然寧苦寒以求捨匪聚食以祈滿聊擊羣以自假
比元豹之潛形同幽人之在野矧其升巢絕壁獨立危條
心倏忽於萬里思超遙於九霄豈外物之能慕曷凡禽之

見邀未知鴛鴦之所以孰與夫鵬鷖之逍遙云爾哉

東征賦

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復久方適楚以超忽望君
門之悠哉微先容以効拙姑不隱而不仕宜漂淪而播越
出東苑而遂行沿濁河而茲始感隋皇之敗德劃平原而
爲此西馳洛汭東並淮涘地豁山開川流波委六宮景從
千官邈迤龍舟錦帆照耀乎數千里大駕將去羣盜日起
尸位者卷舌而偷生直諫者解頤而後死寄腹心於梟獍
任手足於蛇虺旣垂弑於匹夫尚興疑於愛子豈不爲窮

力役於征戰務淫逸於奢侈六軍悲牧野之師萬姓哭遼陽之鬼嗟顛覆於曩日指年代於流水唯見長亭之烟火悲曠野之荆杞至鄴縣之舊邑懷蕭相之高風旣屈節於主吏每歸誠於沛公始俱起於天下乃從定於關中推金帛於他人挹圖籍於我躬按山川之險阻救天地於屯蒙嘉盈俸以增邑方指縱而建功納邵平以防患舉曹參而告終經洛城而永望想譙郡而銷憂慨魏武之雄圖終大濟於橫流用兵戈以威四海挾天子而令諸侯乃擅命以誅伏徒矯跡以安劉吾始未知夫逆順胡寧比於殷周下

符離之西偏臨彭城之高岸連山鬱其漭蕩分大澤乎渺
漫憶昔天未厭禍項氏叛渙解齊歸楚自蕭擊漢天地無
色風雲潰亂憫君王之坎軻混士卒以奔散苟炎運之克
昌豈人生之塗炭次靈壁之逆旅面垓下之遺墟嗟魯公
之慷慨聞楚聲而悒於歌拔山以涕洟竊霸圖而莫居擯
亞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餘出重圍而狼狽至陰陵以躊
躇顧天亡以自負雖身死兮焉如登夏邱以寓目對蒲隧
而愁予聞取慮之斯在微長直而舍諸宿徐縣之迴津惟
偃王之舊域方以小而事大豈無位而有德彼皆昏暴以

喪邦伊何仁義而亡國高延陵之挂劍慕班彪之述職緬
沛水之悠悠俯婁林之紆直卽日河滸依然泗上山川土
地耳目清曠眺睢源之呀豁倚楚關之雄壯挂輕席於中
流順長風以破浪過盱眙之邑屋傷義帝之波蕩歎三戶
之亡秦知萬人以離項越龜山而訪泊入漁浦而待潮鴻
鴈飛兮木葉下楚歌悲兮雨瀟瀟霜封野樹冰凍寒苗岸
草無色蘆花自飄幸息肩於人事願投跡於漁樵思魏闕
而天遠向秦川而路遙候鳴雞以進帆趨亂流以爭迅縱
孤舟於浩大撫垂堂以誠慎遵枉渚於淮陰徵昔賢於韓

信哀王孫之寄食嘉漂母之無愠鄙亭長之不仁乃晨炊而嗇恡忽從龍以獲騁遂擒豹以自奮破全趙有奇謀稱假齊以益振幸辭通以感惠俄結豨而謀覺當處約而心亨曷持盈而不順陵赤岸之迢遞棹白浪之紆餘歷山陽之村野投襄賁之邑居人多耆艾俗喜觀漁連葭葦於郊甸雜汀洲於里閭感百川之朝宗彌結念於歸歟日杲杲以麗天雲飄飄以卷舒魯放情而蹈海孔永歎於乘桴遇坎則止吾今不知其所如

謝封邱縣尉表

臣適言臣田野賤品生逢聖時得與昆蟲俱霑雨露常謂
老死林藪不識闕庭豈期巖穴久空弓旌未已賢才畢用
搜訪仍勤見堯舜之爲心荷乾坤之善貸臣藝業無取謬
當推薦自天有命追赴上京曾未浹旬又拜臣職顧慙虛
受實懼曠官捧日無階戴天何報臣已於正衙辭訖卽以
今日赴官無任犬馬之志謹奉表陳謝以聞臣適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

謝上彭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授臣彭州刺史寵光自天喜懼交集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野人匪求名達始
自一尉曾未十年北使河湟南出江漢奉上皇非常之遇
蒙陛下特達之恩累登諫司頻歷憲府比逆亂侵軼淮楚
震驚遂兼節制之權空忝腹心之寄銜命感激思効駑駘
敢竭公忠動無迴避而智不周物才難適時俄塵聖聽果
速官謗實謂斧鉞可待流竄在茲陛下宏覆載之恩明日
月之鑒始拜宮尹今列藩條雨露之恩更霑枯朽陽和之
氣忽振沈埋天高聽卑臣獨何幸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聞忠臣事君雖死無貳臣今未死敢忘至

公伏惟陛下哀臣愚蒙矜臣方直臣雖在遠若近天顏臣以今月七日到所部上訖宣布德音草木增氣敷陳睿澤黎庶昭蘇無任悃款屏營之至謹附驛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謝上劍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受脤登壇必先禮樂剖符攬轡是委腹心方將總領諸侯整訓戎旅分二南之名器創七德之籌謀君無虛授臣無虛受授受之際任用匪輕況全蜀輿區非賢勿守方面重寄擇善而從顧臣庸愚豈合祇拜遠奉恩制不敢

遂巡卽以二月二日上訖天威在顏風俗思變飲冰食糲
策朽磨鉛臣往在淮陽已無展効出臨彭蜀又乏循良雖
聖恩不移而微臣益懼謹當宣揚皇化鎮撫蕃蠻訓率吏
兵翦除夷獠庶冀毫髮增益山邱陛下慎擇任人朝廷多
士伏願更徵英彥俾付西南許臣暮年歸侍丹闕臣子之
懇君父之慈天高聽卑下情上達軍府多事稅賦方殷臣
今逐便指撫乘閒式遏救蒼生之疲弊寬陛下之憂勤乃
臣丹誠縷縷於夙夜無任控款之至謹遣洋州司馬攝參
謀臣路球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上淮南節度使表

流布聖澤江淮益深扇揚皇風草木增色伏惟陛下大明
照臨純孝撫御漢主事親之日爰總六師軒后垂衣之辰
再清四海猶以京華尚阻國步暫艱運黃石之神謀推赤
心於人腹臣器非管樂殊孔明之自比識謝孫吳異山濤
之暗合豈意聖私超等榮寵薦臻拔自周行重寄方面以
時危而注意竊愧非才因國難以捐軀願爲定分卽當訓
練將卒緝綏黎甿外以平賊爲心內以安人爲務庶使殄
滅兇醜舞咏時邕報明主知臣之恩成微臣許國之節

賀安祿山死表

臣某言臣得河南道及諸州牒皆言逆賊安祿山苦痛而死手足俱落眼鼻殘壞臣聞負天者天誅負神者神怒其道甚著今乃克彰臣某誠懼誠喜頓首頓首逆賊孤負聖朝造作氛祲嘯聚吠堯之犬倚賴射天之矢殘酷生靈斯亦至矣臣恨不得血賊於萬戟肉賊於三軍空隨率土之懼遠奉九霄之慶卽當總統將士憑恃威靈驅未盡之犬羊覆已亡之巢穴無任踴躍慶快之至謹遣攝判官李蒼奉表陳賀以聞

賀收城表

臣某言閏正月十六日中使郭羅至伏奉勅書示臣聖畧收復瀍洛掃殄兇徒臣某手之足之載欣載躍臣聞天不假易將而必誅守在四夷難逃一面頃者逆胡稔惡竊據中都欲驅犬羊敢肆蠱毒碎首於雷霆之下竄跡於城社之中猶貯殘魂擬收餘燼陛下澤深覆載功濟艱難神武必止於干戈寰區大拯於塗炭好生惡殺誠屢發於宸心走獸奔禽盡已罹於網目使風雲一變日月增輝巨海絕其揚波妖氛化爲和氣臣忝司戎律累奉德音昭宣睿謀

底寧縣道天下幸甚豈獨方隅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洋州
司馬員外同正員攝參謀臣路球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言
賀斬逆賊徐知道表

臣某言臣聞人臣無將將必誅之逆賊前成都少尹兼侍
御史僞稱成都尹兼侍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徐知道中
官攜養莫知姓族熒惑主司叨竊憲臺不能輸瀝肝膽以
答休明而懷挾奸邪嘯聚同惡傾竭府庫塗炭黎甍遂爲
攙槍恣行蠱毒杜塞劍道擁遏朝經部署兇殘統領州縣
曾未數日蕩壞一隅郊原已空市井如掃臣與邛南隣境

左右叶心積聚軍糧應接師旅以今月二十三日大破賊
眾同惡翻然共殺知道大軍慶快雲物改容百姓欣懽景
色相賀此皆社稷昭應神靈保持伏惟皇帝陛下下一德動
天無遠不屆兵戈向戢華夏克寧布蕭王之赤心竭臣子
之丹款妖氛聚而皆盡郡國危而更安高視百王能事斯
畢臣忝守藩翰罹此艱虞覩天地之廓清與飛動之咸若
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請入奏表

右自徐知道作亂軍府畧空救弊扶傷事資安輯臣夙夜

陳力起處不遑伏以二陵攀號臣未修壤奠萬方有主臣未覩天顏犬馬之誠不勝懇款候士卒稍練蕃夷漸寧特望聖恩許臣入奏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元關旁通天地之心豫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

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悠遠旨趣幽微沈吟取耳目之前倏忽應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至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一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休乃在茲矣則王氏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之語周窮轍跡

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迴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之丕命
運官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禽
獸之瑞者猶能光揚帝載標榜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爲得
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
才術淺劣謬忝藩垣曾微涓塵以答萬一恒馳北極每切
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

陳潼關敗亡形勢疏

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沈頓智力俱竭
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

娛樂樗蒲飲酒不恤軍務蕃軍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炁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國忠固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蠱毒未足爲恥也

請罷東川節度使疏

劍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

舉軍戎並取給於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也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于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

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斛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巴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

都彭蜀漢四州哉慮乖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
儻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宏願罷西南夷臨
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厓以寧中土儻言政本匪一
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
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
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
始處置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

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宏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鄙塢方盛

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
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
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爲鬼苟斯鬼足尚則
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元父子可享於江鄉爾
朱弟兄可祀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邱陵義烈之
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
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
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
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

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送竇侍御知河西和糴還京序

天子務西州之實歲糴億計何始於貴取而終以耗稱俾
邊兵受寒戰馬多瘦輓域中之稅鑄海上之山江淮之人
蓋奔命矣豈財賦之地抑以從來將利害之鄉猶有所闕
廟堂精思其故表竇公自憲聞而董之開釋叢脞之病發
揮鹵莽之極政之大者不其然與今農夫力於必登廉賈
知夫踊賤鳴戲若惟斯之義以見天下之兵我幕府涼公
勤勞王家常用此道干戈所適戎狄相弔宜哉八月既望

公於是領錢穀之要歸奏朝廷副節制郎中裴公軍司馬
員外李公追臺閣之舊遊惜軒車之遠別席樓船於池上
泛雲物於城下胡琴羌笛繚繞隈隩僊羅袷裝映帶洲渚
醉後歡甚東日遐瞻一作東林日高語歧路於樽前指京華於天
杪有若司直崔公之逸韻嘉其廷評數賢之間作適忝斯
人之後敢拜首而序云

皇甫冉集序

皇甫冉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為高格往以世道艱虞避地
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於詞場為先輩推錢郎

爲伯仲誰家勝負或逐鹿中原如果熟任霜封籬疎從水
度又裛露收新稼迎寒昔舊廬又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
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又巫山詩終篇皆
麗自晉宋齊梁陳周隋已來採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
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却立自非天假何以迫斯恨長轡未
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陳留郡上源新驛記

周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事施於政者蓋有章焉皇唐之
興盛於古制自京師四極經啟十道道列以亭亭實以駟

而亭惟三十里駟有上中下豐屋美食供億是爲人跡所窮帝命流洽用之遠者莫若於斯矣伊陳留雄稱山東聲英海內昌大噐庶有梁魏之遺跡風煙兩河之眇襟帶九州之半洎皇華輶傳夷使駿奔出關而馳南向北戶山川水陸之役兆於是矣故上源所置與其難哉居里之衝瀕河之陽地形湫隘館次卑狹巽在堤下面於劇旁走庭以隅建步終坎車靡方駕騎無並鞭其鬱閉有如此者壬辰歲太守元公連率河南之三載也堯治四岳而神人理漢詔八使而風俗清舉德推賢事高典策革已成之弊持獨

斷之明迨茲郵亭俯視頹朽何逼側寒淺不稱其聲將圖
鼎新豈曰仍舊顧謂長史李公曰夫開釋故實發揮制度
不有攸居者誰其允協今奏計闕前先甲而往小大之務
公其領之申命錄事參軍馮元掌曰維操繩墨者蓋用於
正蘊廉慎者俾臨於財公以正身用財均力紀綱相佐善
莫大焉復命浚儀令裴勝曰公之爲縣也簡易於理訓迪
其源秉清白之一門據忠信之餘地夫忠以創物清而守
官立言有程指使而可於是北吞里室人以利遷也南豁
路旅事無苟免也合土以峻墉攻木以高戶棟宇相翼羣

材如生茲所謂動乃有經徐而不費於戲久於否者宜以
改作本於功者終乎永貞則亭之成焉我方訪王公澄清
之初也公時膺邁德天與大才屬梁宋不登朝廷旰食求
瘼之重不其然歟用能官去批政人無菜色百城偃於迅
風萬象納於明鏡乃因寮吏慨然於茲亭曰且夫木石之
新者而猶可觀況人而自新孰不觀者又曰傳不云乎啟
塞從時用之善者而今而後吾以無事爲事焉君子是以
知郵亭之可嘉而我公之清淨無窮也未吏不敏紀於貞

石云

樊少府廳師子贊

百獸至猛莫如師子紺眼星懸赤尾焰起銅爪鐵甲鋸牙
鑿齒顧犀象則百隊山踰看熊羆則千羣野死以此言威
威可知矣仙尉樊公寫其象於中廳崑崙却掉而屋壁欲
動虎豹膽懾而訟庭已空稜稜兮隔簾飛霜颯颯兮滿院
生風於是乎師子爲百獸之長遠識樊公爲百夫之雄

繡阿育王像讚

并序

阿育王繡像竇氏女奉爲亡妣太夫人蘇氏所建也嗚呼
有以蓬首操行柴立孝思仰昊天茫茫對高堂而泣血

女之孝矣將感於神明婦之義矣可施於王化故能塵垢
明鏡住持青蓮永明宿因獨見諸淨以爲霜雪風雨之思
胡寧以報親功德莊嚴之深冀以益吾親矣乃自方丈之
室沛然廣大之願綵翠鮮秀光華可掬運夫心眼之靈盡
如相好之美瞻仰圍繞涕淚是悲俾像教之勿墜如佛身
之有在夫莫大者孝也不泯者善也惟孝與善可以導達
幽冥則我太夫人宜歸淨土矣嗚呼孝之至也感人無窮
乃爲讚曰

佛不可見兮法亦難知惟我莊嚴兮本乎孝思儻幽冥兮

昭乎景福彼淨土者可得而歸之

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維乾元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謹以清酌
之奠敬祭於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貞正
才掩羣豪詩書自負州縣徒勞惆悵雄筆辛勤寶刀時平
位下世亂節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駭兩河震恐千里嗷嗷
投袂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宋收梓捍曹心繫魏闕志清
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斧擁旄嗚呼予亦
忝竊統茲介冑俄奉短書至夔狂寇裹糧訓卒達曙通晝

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趨勇俾驅烏獸將無止心兵亦
死鬪賊黨頻感我師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揀紘紘嘯聚
兵鋒亦湊積薪爲梁決岸成竇嗚呼當此虎敵豈無強鄰
常時肝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梯椽秣馬煮紙
飼人病不暇拯歿無全身煎熬甲冑啄噬膠筋慷慨艱險
淒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茲邦悲纏舊郭
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九拒之崢嶸皆二賢之制作聲蓋
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臨危靡却嗚呼闕天亦難論萬
夫開壁一旅纔存衰羸旣竭力弱相吞陷阱織路梯衝棧

門土壤水合木柵雲屯居卽其敵突無其奔烟雲劍戟逼
側紛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埋魂嗚呼悖逆殲潰干
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廷郅理封功列爵懷黃拖紫傷哉二
賢不預於此嗚呼孀婦伶俜愛子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
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冥問
遺形於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皇甫惟明

惟明天寶元年官隴右節度使

上龍馬奏

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簡視時有慶雲五色遙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實錄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八目錄

杜顥

灞橋賦

白環賦

夢賦

兵部尚書壁記

岑參

感舊賦

并序

李康成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八

目錄

對假蔭判

趙蕤

關子明易傳叙

長短經叙

柳賁

唐故左金吾將軍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吳保安

與郭仲翔書

郭仲翔

與吳保安書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八

杜頽

頽開元十五年進士

灞橋賦

以水雲輝映車
騎繁雜爲韻

溶溶元灞兮經秦川之有餘
裊裊紅橋兮代造舟之厥初
飛梁默以霞起綵柱煜其星舒
九陌咸湊三條所如連山
疊翠而西轉羣樹分形而北
疎電透孤棹雷奔眾車白日
南登望長安之如綺黃烟東
睇見咸陽之爲墟杲杲初霽
蕭蕭晚吹登隱者之翹車度
將軍之獵騎日旣上已楔於

洪源晚具遊宴咸出國門七葉衣冠憧憧而遙度五侯車
馬奕奕而騰軒鐘鼓既列絲竹亦繁秦聲嘔哇楚舞叢雜
帷帟紛其霧委羅紈靄以雲杳棹輕舸之悠悠順清流之
納納時憑倚以觀眺喜烟花之環合爾其居人出祖連騎
將分望曲澗之清路視遠天之無雲紫沙兮皓晁綠樹兮
氛氲莫不際此地而舉征袂遙相望兮愴離羣明月生岑
涼風度水聽鳧鴈之悽慘對苔蘋之霍靡或披襟以延佇
獨掩涕而無已上臨烟碕霞石相輝過客對兮憺忘歸下
近巖逕林巒隱映漁人去兮恣誦詠獨遊子而俟時倦塵

衣以嗟命

謹按此篇本係杜顥作
一誤作杜顏今改正

白環賦

羣玉之山兮居帝臺之列仙采瓊華兮永久事雕琢兮窮
年青熒若水潔白如天剖以崑山之石洗以瑤池之泉弄
影長嘯薰風颭然知東夏有德而虞舜之賢受穆清以出
震服中和以御乾乃馳縞鹿與使者奉白環而獻焉玉華
溫潤玉理精堅英光千以旁達肉好一以虛圓晶晶霜皎
田田月懸分清輝於綺殿失皓質於瓊筵賞三朝之盛禮
恒五玉而來覲彼昭華之珍兮焉往延喜之珪兮誰錫亦

所謂歸有虞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美矣哉撫運今天寶
至大素皓兮聖人之瑞非天則莫之與非聖則莫之致琬
無芒而未匹璧有美而奚類以和柔剛以配忠義亂曰白
羽之白輕只白雪之白消矣未若茲環之有用縝如粟而
未已至德竭而閔質帝道亨而薦祉豈我隨時幹運與物
終始滋大政兮揚大德使吾君佩兮千萬祀

謹按此篇本
係杜顥作一

誤作杜顥
今改正

夢賦

夫人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

息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
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以
作郡凌八門而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監腦
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
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否臧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
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
而長或含悲以增惕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
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遠諧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覩平生
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閒庭闈烟霜歲暮常馳

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
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
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
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兵部尚書壁記

周官大司馬卽今兵部尚書官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
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畿以倡我牧宏有萬類阜成兆民
訐暮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迄於今居夏
官者眾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

勲以賢穆如清風翼我元化率惟茲有典用保乂有邦二十
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政敷於時道濟
於物優游學府蔚爲詞宗以公族之英受親賢之寄屬冢
宰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邦理東巡歲夏四月皇
帝將崇厥德報厥功乃命再從兄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朔
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禕禮樂天
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昭
乃王度簡於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鎮
朔方以無方之討八年而北虜平攻右堡以不陣之師一

旬而戎狄服榆關之役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之
戰戒軍以嚴故坐帷而軍捷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協上下
和從夏卿之政則萬國平六卿睦辨九州之國知其姦宄
同其貫利掌六馬之物駕理以則講獻以時握五兵之要
以辨功理以待軍事此九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
和是以戎翰允輯振旅以蒐芟舍以苗墾兵以獮大閱以
狩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敦教以就禮是以祀典孔
明初則以法示其令也終則以伐明其德也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是用陳既往之烈繫今來之美以書於壁

岑參

參南陽人天寶三年進士累官右補闕改起居郎由庫部郎中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御史領幕職

感舊賦

并序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

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
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
輪華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
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
矣直念昔者爲賦云其辭曰

吾門之先世克其昌赫矣烈祖輔於周王啟封受楚佐命
克商二千餘載六十餘代繼厥美而有光其後闢土宇於
荆門樹桑梓於棘陽吞楚山之神秀與漢水之靈長猗盛
德之不隕諒嘉聲而允臧慶延自遠祐洽無疆自天命我

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爲國之翰斯文在茲一
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不虧典絲言
而作則闡綿蕝以成規革亡國之前政贊聖代之新軌捧
堯日以雲從扇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令問不已繼生鄧公
世實須才盡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
新楫羹傳舊梅何糾纏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
臨朝姦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昊天降其薦瘥靡風
發於時令藉小人之榮寵墮賢良於檻穿苟憚恚以相蒙
胡醜厲以職競旣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冤

眾人憎憎不為我言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
極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暖
於寒谷之中上天垂鑒佑我伯父為邦之傑為國之輔又
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
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驚塵列
親戚以高會涕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為縉紳禺禺叩
叩踰數十人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網紀羣小見醜獨醒積
毀鑠於眾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
是時也偏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墮宗破族雲雨流

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
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榮
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盡世業之陵替念平昔之淹留嗟
余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集其荼蓼弱冠干於王
侯荷仁兄之教導方勵已以增修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
之一邱幸逢時主之好文不學滄浪之垂鉤我從東山獻
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幅累遇焚舟雪凍穿
屨塵緇敝裘嗟世路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睠城闕以懷
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遂撫劒而歌曰東海之水化爲田

北溟之魚飛上天城有時而復陵有時而遷理固常矣人亦其然觀夫陌上豪貴當年高位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積黃金以自滿矜青雲之坐致高館招其賓朋重門疊其車騎及其高臺傾曲池平雀羅空悲其處所門客肯念其平生已矣夫世路崎嶇孰爲後圖豈無疇日之光榮何今人之棄余彼乘軒而不恤爾後曾不愛我之羈孤歎君門兮何深顧盛時而向隅攬蕙草以惆悵步衡門而踟躕強學以待知音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

李康成

康成天寶時人嘗使江東

對假蔭判

甲爲人後請準蔭人色所由以同假冒甲訴法
有差等

不享非類將以亢宗無念爾祖詎思述德甲庇身他族忘
情本根頗類移天之規方同擇陰之義將策名以筮仕豈
假蔭而因人約法是從不繼難失必若教有餒而之歎庭
堅有忽諸之言以爲等差誰曰非允如子服其有子寧斯
焉而取斯

趙蕤

蕤字大賓鹽亭人後徙居鄭隱居長平山安昌巖開元中
三詔召之不起或云以讒死

關子明易傳敘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
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蕤粗通之然恨此
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注庶學者
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長短經敘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
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讀縱
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
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
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豫有所抑斯聖人
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
之是以御世聖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
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
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

務牽乎彼洽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
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
之彊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
時而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
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
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彊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
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
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
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

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義不及三王而扶顛
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畧故敘以
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初立題目總六十三篇合爲十卷
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
載諸篇爲治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
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柳賁

賁元宗時人

唐故左金吾將軍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嘉祐范陽人相國河東公季弟曾祖長度光祿勳祖
後興贈慈州刺史考思義贈秦州都督偕果行毓德揚名
養正公挺質美秀資性強直生秦長晉武毅直方學不師
授言無宿諾相國深器異之弱冠武舉及第充祔廟輦腳
補右領軍司戈換同軌府果毅知含嘉倉幹其出入轉伊
川府折衝時西戎不賓北狄款塞除鄯州別駕未之官拜
忻州刺史雁關之陽人用小康矣假銀印朱紱以旌課最
牧守寵章自公始也尋加朝散大夫還并州司馬副燕公
軍使經畧太原節制河外中摧後殿繫公以輯俄兼衛尉

少卿進副大使恤人理劇訓戎料敵人到於今稱之轉光
祿少卿晉京上黨省方肆覲徼巡惟警忠公在擇拜右金
吾將軍金章紫綬當元昆爲中書令君子以爲兄相弟將
一門雙美行在中蜚言貶補陽府折衝無何河東自戶部
復左台州乃相與登臨形勝賞樂歲月河東有北平之役
公承制放還洎喪哲兄禮有加等復除都水使者內作副
使公規模大拙巧思絕倫瀝洛斗門咸自所創尋授率更
令皇子並建威引賓僚初拜義府司馬抵諱改隸王府從
容曳裾優游置醴未幾除相州刺史

關

字

一人心訛鄴守氣

猷公載杖忠信政若神明煩苛止除度典咸秩特降璽書
賜紫金魚袋入計遷左金吾將軍州人思之刻石紀德公

自遠闕廷垂紆天眷感念惟昔砥節礪名始表才昇不以

私進中令之友愛金吾之授受闕四克闕四有由焉昊天

降喪廿九年十月甲辰終於安邑里私第闕一遠從心闕一

字一矣嗚呼國殄乃望家亡其實言旋鞏洛祖載鎬京遺

孤在疚孀婦銜恤悲夫收卜從兆以天寶元年二月甲申

遷窆東都漢原夫人河東闕一氏先公而終合祔禮也惟

公負超俗之資多名教之樂喪祭匍匐闕四之有難犯之

色久而見託孤之心積而能散貴則思止聞一以知十由

中而及外爰自幼穉秉訓元昆存無少違沒有過感弗忘

慎獨蘊是經

闕一
字 爲

闕二
字 也方散二疏之金翻夢兩楹之

莫哀哉嗣子寶節茶蓼惟濡霜露

闕四
字 密

闕一
字 用布微猷

銘曰

長河演慶中條降神挺生恭

闕五
字

或出或處既損既益再

執金吾復觀閨籍云何不慙而違閔凶

闕一
字 出

闕五
字 東平

首陟望今茲密邇天道何知生涯到此式躊躇

闕九
字

吳保安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六

柳貴 吳保安

十三

保安字永固魏州人睿宗時爲義安尉李蒙爲姚州都督
表掌書記終彭山丞

與郭仲翔書

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
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
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
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
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
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

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露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

郭仲翔

仲翔宰相元振從子李蒙爲姚州都督表爲判官與姚萇蠻戰被執吳保安贖之凡十五年乃還官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後爲嵐州長史感保安之義迎其子爲

娶而讓以官

與吳保安書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
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
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
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
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
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
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

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
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
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
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
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
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
吾國相之姪不同眾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匹此信通聞仍
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
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

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
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
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
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蠻夷之鬼耳更
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